

翻轉傳統，為重症精神治療開拓另一種可能 ——胡延忠校友創建敦仁醫院的故事

採訪、整理／彭琬玲 圖／胡延忠校友提供、秘書室

醫學系第九屆胡延忠校友（圖／秘書室）

在上學期的「早安神農坡」活動中，梁校長特地介紹了醫學系第九屆胡延忠校友所創建的「敦仁醫院」，他形容它是一所完全不像精神病院的醫院，並藉胡校友以翻轉思維創立有別於傳統精神療養院的故事，勉勵大家勇敢追尋夢想、實現理想。本期《神農坡彙訊》特地走訪了位於彰化八卦山下的敦仁醫院，請胡校友跟大家分享他創建醫院的故事及理念，還有給學弟妹們的建議。



創建於2006年的敦仁醫院，沒有傳統精神醫院禁錮的高牆與冰冷的鐵窗，為病患提供有尊嚴的復健環境



從事精神醫療工作 20 多年的胡延忠校友，希望為重症精神治療開拓另一種可能（圖／秘書室）



編輯：請問您當初為什麼想創建這麼一所有別於傳統的精神醫院？可否為我們介紹「敦仁」的特色、經營理念？

胡校友：我自己是在草屯療養院訓練的。我們那時候都是公費生，所以畢業後要到公立醫院服務。畢業後我一直在草屯療養院，後來去美國哈佛念公衛，在荷蘭、英國做事了一段時間。在較傳統的醫院做事的時候，總覺得好像有點少了什麼，病人有些需求似乎沒有被在意到。而在歐洲做顧問工作時，常覺得自己給了很多建議，也很精準地看到了問題，可是卻看不到成果、使不上力，因為別人不見得照著做。那時候有個機緣回臺灣，本來要接署立醫院的行政職，但覺得公家醫院的限制可能還是會很多，剛好有機會，於是就想說自己來蓋一家醫院。

在所謂傳統精神科醫院看到的，是比較傾向把病患當作是要處理的問題，所以變成是用「管理者」的角度來治療病人，著重在管理方便的角度。比方說，為了安全，你直覺最便宜、最有效的設施，就是鐵窗；另外，因為病人有行動上的風險，最方便、最有把握的方式，就是用鐵門關起來，都不要出去、不要有活動。

對於大腦功能損傷嚴重的重症精神病人，我覺得比較少人去開拓它不同的可能，所以想來做這方面的嘗試。首先，從角度方向先翻轉，不要考慮是在處理一個問題，而是變成說：有一群有障礙的人，他們的大腦功能受到重症影響，在認知現實或是發揮自己能力上有障礙，這些重症個案需要什麼？我們如何來協助他們？現在雖有藥物可以給予相當程度的幫忙，但仍沒辦法完全解除異常狀態，所以功



有別於傳統精神醫院的設計充滿人文風格（圖／秘書室）



院內提供給住院病患的小舖，店員也是由病患輪流擔任，藉此訓練他們獨立自主的能力（圖／秘書室）



貼近生活的空間規劃與設施，讓病患學習照顧自己、獨立生活

能會持續有障礙。我們這邊做的，假如說有別於傳統，就是我們不是從管理者的角度、把病人當作是需要處理的問題；而是嘗試從另外一個角度，來協助病患跟病共存、適應障礙，以及可以相當程度的獨立自主，還有提供他們在生活、活動中適合能力的角色、定位；因為人活著都不希望只是活著，而是要有價值。所以，我們不會讓他們在重症影響下就沒有了任何角色，還是給他們相對的肯定。

這家醫院是我自己設計、自己蓋的，它特別的地方，是從「使用者」的角度去設計、建造；由於是從使用者的功能出發，所以中間的落差會比較少，各種設計的理念、細節都會考慮到生活上必要的照顧。比方說，在安全維護上，我們避開用鐵欄杆、鐵絲網，而是使用能夠一樣達成安全維護效果的設施，同時又可以提供活動空間；因為病患是在這裡生活，所以除了病房以外，我們也很重視他們活動的空間。



以現代三合院概念蓋成的東寧農村，為病患提供生活化、社區化的精神復健環境

編輯：除了敦仁醫院，你們還有一個康復之家與東寧農村，這也是你們醫院的特色？

胡校友：那兩個都是康復之家。「康復之家」是從英文 "halfway house" 翻譯過來的，就是重症個案離開醫院高強度的照顧後，希望他們能夠慢慢過度到所謂社區生活；但沒辦法一下子就達到，或是根本沒有資源讓他們回到社區生活，所以用一個比較低強度照顧、更多獨立自主的生活環境來過度，臺灣早期叫做「康復之家」，因為覺得有標籤化的問題，所以後來整體稱為「精神康復機構」，但開放可以有個別的名字。

我們這兩個康復機構，一個是在彰化市，叫做「綠榕莊」，因為裡面有很多老榕樹，成立快六年了；另外一個是去年六月才設立的，叫「東寧農村」，因為位在彰化縣永靖鄉的東寧社區、一個農村的環境裡頭。精神醫院是在治療病患急性期、給予初步的穩定，後續的復健機構則是作為一個支架、支撐。就像你今天如果腿突然斷了，沒有拐杖就要走路，不可能！必須要有拐杖的輔助，才能達到行走的功能。我們的東寧農村和綠榕莊就是在扮演這樣的輔助角色，提供重症病人輔助性且更能獨立自主的生活環境。它們的作法也是維持敦仁醫院原本的思考，在環境上盡量可以貼近生活，比如：全部家具都是木製，每個房間都有採光、通風；同時，盡量讓每個人在他能力範圍內可以負責自己的生活所需，當然這中間都有工作人員在帶，但大致是輔助的角色，盡量都是讓他們自己進行。在臺灣的精神復健醫院，大概只有我們這樣做。

我們的病人，尤其是在兩個康復之家，甚至是醫院的復健病房也一樣，會比較少看到他們呆滯的樣子。假如你到我們的綠榕莊或東寧農村，你一進門，那邊的「居民」（我們不叫「病人」）就會過來問你：請問你是誰啊？你要來跟我們一起住嗎？這邊不錯喔……。他們會自主到這種程

度，自己會去關心環境，種種生活上的能力都可以自己進行。這在臺灣其他精神醫院是看不到的。

編輯：要做這些跟傳統很不一樣的事情，過程中會不會碰到什麼困難？

胡校友：很多困難啊！所以我對自己的設定是——別人說我很理想化，關鍵是務實的理想主義，務實要放在前面，光理想或沒有辦法實現都沒有用。比如：我想要提供什麼樣的服務，就要去調動院內可用的資源來達成，而這些對人員或設備的要求事實上較高，付出的成本就是比較高的，所以必須摶節、非常務實，才有資源可放在該用的地方。

而對工作有這樣強度的要求時，在管理上不能只是要求，還必須引發工作人員的意願，讓他們在過程中有成就感。但是，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同這樣的方向，所以大概會有員工做一段時間就會提離職。因此，除了提供相應的報酬外，我們花很多時間跟同仁溝通，讓大家覺得這是一份有意義的工作。

我自己到現在還是每天早上八點就會跟病房一起晨會，除了教學，就是反覆藉由提點作法來傳遞這樣的訊息：當你精準地看到病人的需要是什麼，然後依照他的需求去提供他需要的東西，



胡校友與醫院同仁一起開晨會

那你自己就建立了成就感——這是我認為這個工作最有價值的地方；而不是說，我們只做這個，我們的規矩就是這樣，所以你病人要來適應——我們希望翻轉這樣的角度！

編輯：您剛提到，之所以創建這樣的醫院，是因為在行醫過程中慢慢建立起這樣的理念。每個同學畢業後都要去尋找自己的路，可否跟學弟妹分享您一路走來的心得？

胡校友：就是維持好奇心，永遠問「為什麼」。老實講，在1980年代，精神資源有限，精神醫院的硬體設備也很不理想。在裡頭工作，一開始當然是跟著人家學；人家怎麼做，你就怎麼做；可是做了以後，你就會開始問：為什麼？一定要這樣嗎？明明那個病人這樣沒有比較好，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？

當然，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機緣或心思想要去開一家醫院。那時候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會開醫院。但是，當你有很多疑問在心裡頭，就會開始去找一些資源看說：有什麼不同作法嗎？或是自問自答：假如我是他（病人），我認為怎樣會比較好？我會希望我的房間是通風的、房間看出去到處都有綠色植物、廁所不是潮濕的……這些都是最基本的需求啊！那些白鐵的桌椅怎麼那麼不舒服？假如是木製的，我是不是可以很舒適呢？也許你不一定有天會去創建一所醫院，但這些東西就會是你心中的種子，有一天會……所以永遠保持好奇心、問「為什麼」！

編輯：一路走來雖碰到很多困難，您還是堅持理念，您認為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？陽明對您的影響是什麼？

胡校友：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有一顆不放棄的心！還有，不要把力氣放在抱怨上面！如果要說條件不好，任何時代的條件從來沒有好過；但不利不代表你沒有機會，所以與其抱怨，不如把力氣省下來，

想想：在這樣的限制、條件下，我到底能做什麼？怎樣去解決眼前的困境？

我們唸陽明的時候，學校剛創立不久，才三個系而已，我記得好像是醫學、牙醫、醫技。學校小到不能再小，什麼資源都缺，雖然已經有男三舍，但宿舍的熱水只燒一桶，洗完就沒有了，冬天常要拼洗冷水澡。哪像現在有什麼冷氣？！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，自己要想辦法去尋找各式各樣的資源，比如：想聽什麼課，或想多知道一些文學、藝術的東西，很自然就會去跑美術館，跑臺大、文化。

那種資源的匱乏，也許有的人會覺得很沒道理、為什麼給我們這麼少？！但是，現在回過頭去看，其實不一定是壞事。也許匱乏是一種 blessing，反而讓你習慣在各種不足的狀況下，自己要去想辦法面對。所以，假如要跟學弟妹講什麼，我大概只能建議：多能鄙事，不是壞事，可以多方面涵養自己！



胡校友建議學弟妹要保有好奇心